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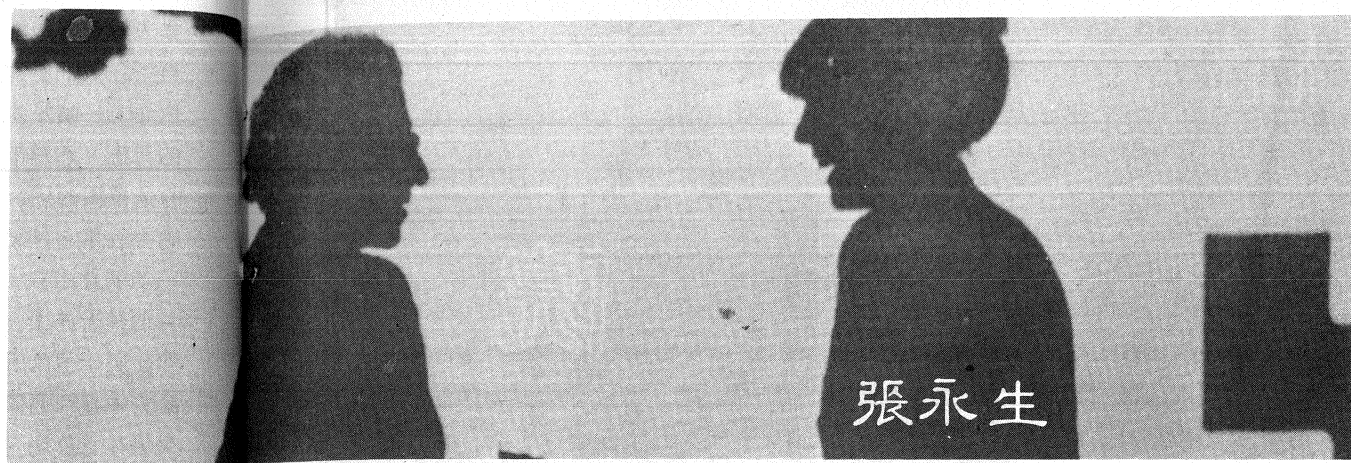


的世界

第一次看到「緣」這個字，是在家附近一個小寺裏的牆上。那是一座佛教的寺廟，它離我家約有兩公里，圍繞在它四週的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只有一條幽靜的小路通往寺裏，它雖沒有如「石徑小橋人跡斷，一菴深鎖白雲間」那般超塵，倒也有幾分世外桃源的寧靜。在寺廟廂房的兩側，有幾株參天古木。樹旁，則有一放生池，池中有一涼亭，名曰「思源亭」。古木下陳設有幾張石桌、石椅和石床，因此，每次一到了炎炎夏日，這座小寺廟就成了當地人避暑的勝地了。當我還是小孩時，我很喜歡來此玩耍。寺裏的一草一木，我都很熟悉，甚至放生池中有幾隻烏龜，幾條錦鯉，我都一清二楚。寺廟的東側廂房是講堂兼閱覽室，裏面陳列了很多佛教的經典及書刊。當然，那時我是沒有資格進去閱讀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講堂前方的兩側牆上，掛著一付對聯，上聯是「向善」，下聯是「隨緣」。雖是短短的四個字，但因書法蒼勁有力，給人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第一次見到這付對聯時，我還不識字，更遑論了解其涵意了。稍後年長，認識了一些簡單的國字後，認得其中三個字，即「向、善、隨」三字，而「緣」尚不認得。有次我竟跟寺裏的大人說：「你們的『緣』字寫錯了，我們老師說『緣』字下面是『水』。」直到小學四年級，有次讀到那句「有緣千里來相會」後，才曉得原來廟裏的緣不是「緣」，而是「緣」。

國中是在渾渾噩噩的情形下渡過的。依稀記得只有一位老師提過「緣」字，他教我們的國文，同時也是我們的導師，國二時，他才來我們班上的。記得第一堂課，他只在黑板上寫了論語上的一句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因為當時我們剛經過編班，彼此多不認識，老師正好藉此句好好發揮一下。最後，他說了一句話做結論，大意好像是說我們大家都是有緣人，但願以後能變為有情人。有沒有緣我不知道，不過畢業許多年來，我一直懷念著我的老師，或許我們真的已成為有情人了。

步入高中後，同學們來自各個不同的縣市和鄉鎮，剛開始時，除了有些許初識的羞赧和尷尬外，彼此不會體會到緣何聚在一起，或許就像大圈圈中的許多小圈圈一定會碰在一起一樣，我們視它為當然。到高三時，有位老師退休了，班長帶著幾個同學到老師家「謝恩」。席間，老師不免提出一些勉勵同學們要相親相愛，為開創光明的前途而共同努力的話，臨走時，老師還當場揮毫，題了一付對聯送給班上同學做紀念，我記得對聯是這樣寫的：「莫辜負百世修來同船渡，切惜取今朝今夕樂與憂」，那時，大家拿了對聯歡天喜地的回學校了，誰也沒去注意什麼樂與憂、同船渡。有人說，只有年輕人、英雄和白痴不相信命運之神的安排，總認為自己就是生活的中心，別人都因我而生。可不是嗎？高中三年都過去了，至今居然還有記不起名字的同



學，說來真是慚愧。原來在高中時代作文課或寫信時常用的「緣」字，都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辭強說愁」罷了！

高中畢業後，因故未能繼續讀書，遂入伍服役，這時接觸的層面一下子變大許多，認識的人也更多了，這時才漸漸體會到原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聚在一起是多麼巧妙的安排啊！但是除了偶而會在夜間教育的空檔，大家躺在草地上，聽聽海浪的聲音劃破寂靜的夜空外，似乎誰也不會找個伴暢談自己的心事。在服役期間卻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那是在我們部隊移駐高雄後，有次，我利用休假，到佛光山一遊。當我正徜徉於山上那所幽靜的書院時，邂逅了一位年輕軍官，當彼此知道都是一人獨行後，兩人的手竟緊緊地握在一起，從此兩人便携手同遊。下山後，我們在山脚下的小吃店裡叫來了酒和菜，開懷暢飲起來，我們雖第一次見面，卻聊的很投機。從寒山子的詩談到大千先生的畫，從水滸豪傑談到滾滾遼河，一直到日暮時，我們才揮手道別。直到他搭上班車走時，我才想起尚未請教他大名，兩人同遊了一個下午，居然彼此不知姓名。回去後心中懊惱不已，但後來又覺得相逢又何必相識呢？可不是嗎？在生活裏，我們不是常常在認識新的朋友？多半彼此不都留下了姓名、電話嗎？但這又代表了多少意義？因為這些名字正如同日漸枯萎的花朵一般漸從我們記憶中消逝了。很令我驚訝地，

我雖脫下軍裝多日了，但這位未曾留下姓名住址的朋友，卻時常出現在我腦海中歷久不衰，比起那些曾經知道姓名的朋友來，我們是不是顯得更更有緣份呢？

前些日子，我又回到小時常去的廟裏，那兒的一切都變了，古木、石椅和涼亭都已改頭換面，而兩邊的廂房也經重新裝璜加裝了冷氣機等現代化設備，唯獨那付對聯——「向善」、「隨緣」，依然掛在講堂的前方，絲毫未變。我突然領悟到，原來我們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充滿了至善和有緣的世界，這裏的一切都經過巧妙的安排，它們是那麼自然地相依而生，令人讚嘆！二十餘載的生命裏，我時時刻刻都生活在有緣的世界裏而不自知，甚至有時還刻意地去追尋緣份。鶴林玉露上有首小詩云：

「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

歸來偶將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想起以前的我，真的是「終日尋春不見春」啊！

記得在台中寶覺寺彌勒佛下有一石碑，上勒曰：「大肚包容了却人間多少事，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年紀愈長，愈發地喜歡這兩句話。有時想起以前種種因芝麻小事而與人生怨的事，不覺羞赧不已。在整個宇宙間，不管是人與人或人與物，不都是因善緣而合嗎？我們為何常不知去珍惜它呢？處在這有緣的世界裏，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具有像彌勒佛那般的胸襟與大度呢？